



全臺文五十

藍鼎元 《東征集》

藍鼎元 《平臺紀略》

## 提要

藍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又字任庵，號鹿洲，福建漳浦人。長身，美鬚，善言論。少孤，以文章經濟自許。年十七，即泛舟歷閩、浙沿海各島嶼。既而入邑庠，讀書鰲峰書院，巡撫張伯行延纂洛、閩諸儒書。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朱一貴亂，族兄廷珍以南澳總兵統師出征，遂參戎幕，多所贊畫，文移、書劄概出其手。雍正元年（1723），貢太學。三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乙太學士朱軾薦，召，對以「經理臺灣」等六事條奏稱旨，授廣東廣寧知縣；旋攝湖陽縣篆，有惠政，以忤上官免。十一年，再起為廣州知府，抵任甫一月，患痰喘卒，年僅五十四。著有《東征集》六卷及《平臺紀略》一卷，與其他著作（《鹿洲集》、《棉陽學準》、《鹿洲公案》等）合成《鹿洲全集》（廈門大學出版社）行於世。道光九年入祀鄉賢。

鼎元治臺相當用心，其治臺之策以及臺灣道十九條，曰「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俗、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禦、教樹畜、寬租賦、行墾田、復官莊、恤澎民、撫土番、招生番」，其後之治臺者多因之。按鼎元對臺貢獻頗大，其後代至今仍居臺灣。

本書《東征集》、《平臺紀略》所據版本，皆為據雍正年間刊本覆刻之《鹿洲全集》本。其內多記臺灣之事，其文雖半屬奏稿，半屬雜記，但文筆細膩，動人心扉；或說理，或言情，通篇讀來，言辭愷切，曉暢通達，並情感深摯，沒有一般文士徒飾文墨的現象。《東征集》一書，尤能見鹿州見識之大，文中可欣賞到藍鼎元處事之周、

心思之細膩、負責有擔當的風格。吳德功《瑞桃齋文稿》對鹿州大作至為肯定，他說鹿州先生「有功於臺」，謂：「閩之漳州府漳浦縣藍鹿州先生，名鼎元，少孤力學，讀書山中，貧不能具蔬，日攜白鹽以侑食。同學揶揄之，先生作〈白鹽賦〉以自勵；饔飧不繼，處之泰然，作〈餓鄉記〉以自慰，其文涉筆成趣，以為餓鄉之境甚樂，非俗士所知，其文膾炙人口——」，這說明鹿州文獨特的一面。

# 目錄

## 《東征集》

王序	1
舊序	3
卷一	
上滿制府論臺灣寇變書	6
與制府論進兵中路書	8
與施提軍論止殺書	10
檄臺灣民人	11
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	13
鯤身西港連戰大捷遂克府治露布	15
擒賊首朱一貴等遂平南北二路露布	17
檄外委守備陳章撫擒逸賊	19
檄南路營進兵阿猴林	20

卷二

檄查學甲流民……………22  
檄擒舊社紅毛寮餘孽……………23  
檄施恩陳祥諭撫杜君英……………24  
檄南路營剿捕石壁寮……………26  
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27  
檄北路將弁分搜小石門諸山……………30  
檄查大湖崇爻山後餘孽……………32  
檄諸將弁搜捕竹仔腳逸賊……………34  
檄下加冬李守戎……………36  
檄淡水謝守戎……………38

卷三

復制軍論築城書……………40  
與制軍再論築城書……………42  
與臺灣道府論殺賊書……………44  
答道府論陳福壽入山書……………46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48

覆制軍遷民劃界書.....57

論臺變武職罪案書.....61

論劉得紫書.....63

#### 卷四

論臺鎮不可移澎書.....64

覆將弁矜功缺望書.....67

論舊兵停餉撤回內地書.....70

論征臺壯丁停餉歸農書.....72

請班師書.....74

覆軍前將弁可當大任書.....76

請寬楊姓株連書.....79

論哨船兵丁換班書.....81

復呂撫軍論生番書.....83

請行保甲責成鄉長書.....85

請權行團練書.....88

#### 卷五

料三林逸賊逃歸內地請移廣省擒捕書.....91

論下加冬半線二守備書	93
論蘇榮書	95
論諸弁書	97
論周彩書	99
論蔡奕陳祥送考軍前弁缺書	101
論臺中時事書	103
論擒獲奸匪便宜書	106
論復設營汛書	108
論朱參戎札	111
與林遊戎札	113
諭閩粵民人	115
卷六	
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	117
紀虎尾溪	119
紀水沙連	121
紀竹塹埔	123
紀火山	125

紀荷包嶼	126
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	128
覆臺變殉難十六員看語	131
覆臺變逃回澎湖押發軍前效力奉參解任十六員看語	133
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看語	136

《平臺紀略》

王序	143
自序	145
行述	147
平臺紀略	160
後序	196
附	
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198
與荊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	205
與荊璞家兄論臺變書	206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207
上郝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218
謝郝制府兼論臺灣番變書	223
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226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228
經理臺灣疏	231
臺灣水陸兵防疏	235

# 東征集

藍鼎元

## 王序

從來軍中不言文，非謂無用文地也；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何暇選言騁辭、為文章以名於世。雖然，固有之。古人誓師，可垂為經；號令條教，皆有文理。是以磨盾草檄，傳為美談；而傳脩期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先哲以英雄艷之。豈古人果大勝今人哉？古人原未嘗有意為文，說理談事，如家常告語，其胸中有惻隱羞惡，真性情流露行墨間，則為至文。今人雕肝琢腎，句造字錘，有藻繪而無義理，有浮華而無神氣，風雲、月露、花鳥、蟲魚之外，不知宇宙中復有何事可以為文者；則其所謂文非文，而所當文者又不能文也。

夫讀書期於適用，立言務在可行。學而不達於政，言而不宜於行，是沾沾者奚益乎？余生平不好為文，亦不樂觀無用之文，故於世俗所標榜稱名士、嚶嚶自詡風流者，概未敢有所許可。不意今乃得之鹿洲山人！

山人，閩中儒者，以振興絕學為己任，紹衣濂洛，或疑其近於迂。然自童年喜談兵，講求經世理物之宜。所過山海要害、民生區畫，靡不鏤心默識，

時人莫之知也。雍正五年夏五月，余令東粵之海豐。秋，山人亦宰普寧。普寧，蕞爾邑，無足治。上官聞其才，檄攝潮陽篆。潮陽煩劇甲東粵，山人為政日有聲。余兩人既壤相接，諸事得相聞，徒以各有分士，未得恒相見。越一載，余偶以不樂自劾棄官；而山人亦為造物者所忌，假手讒人以去。旅中無事，始得數過從，盡窺山人所著述。於戲！如山人者，豈得以文士目之哉！學適於世用，而心常存乎世道人心；詞不尚浮夸，而論切中乎人情物理。余不知古所謂才者何如，然以耳目所及見聞，蓋亦尠矣！

雍正十年，余兩人又同客廣州，得朝夕繼見，殊歡甚。山人舊有東征集，乃康熙六十年臺灣朱一貫盜兵時，山人從統師藍公荊璞運籌閩外所著者。雖海島沙蟲，不足勞山人部署，而決機料敵，往往如神。即閒情所寓，紀事紀遊，皆有深心，不為苟作。風行海內，已歷歲年。余惜其板字漫漶，且詢知前刻倉皇，未及竣備，為檢軍中舊稿，更加選評，又得賢居停為鳩工匠，不兩月而新雕復成。山人著書滿家，余獨喜是書成於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之餘，而整暇從容，有古人誓令遺意；且能使東寧山川形勢瞭如指掌，不必身親其地而歷歷如在目前；又言皆有用，非徒為無益之虛談也。於是乎書。

雍正十年秋七月，同學弟天長王者輔拜手題。

## 舊序

臺灣居東南大海之外，盤古以來，版圖弗載。皇帝八荒為宇，日月所照，罔不率俾。癸亥削平逋寇，建置一郡三邑，魑魅荒陬，蠻瘴絕域，遂為衣冠文物、富庶樂郊。四十年來，噢咻生息，童耆婦女，含鼓嬉遊，宴安無事。

辛丑夏四月，小醜朱一貴等倡亂，傷害官兵，竊據全郡，浙閩總制覺羅滿公檄予總統水陸大軍八千人，偕水師提督施公剿之。予以菲才，受國厚恩，方思盡瘁圖報，幸得備員討賊，實所上願。捧檄之日，與家人訣，誓不滅賊不生還。倍道疾趨，乘風破浪，賴皇上威靈，將士效力，一戰拔鹿耳，再戰復安平，三戰四戰定鯤身、掃瀨口，復大戰于西港仔、竿寮鄉、蘇厝甲，遂收府治。七日之內，復我臺疆。追奔逐北，捷于大穆降。分兵南北二路，巨魁就縛，脅從以次剿撫。乃地廣孽繁，餘黨屢叛，復有阿猴林江國論等，六加甸林君、鹽水港楊君等，舊社紅毛寮黃輝、卓敬等，石壁寮陳成等，三林劉國華、竹仔腳蘇齊、黃潛等，後先繼起，疲敝師徒，歲餘乃靖。加以風災疾疫，遍野哀鴻，截首飾金，生番四出。予焦心勞思，與幕友陳君少林及予弟玉霖日夜籌謀，安撫整頓，至忘寢食，不敢憚煩。蓋破賊僅在七日，而殄孽綿延兩載，定亂保疆，若斯之難也！

前此陳君修志諸羅，憂深慮遠，於臺事若預見其未然者。厥後滿公羅之幕府，旋命參予戎務。陳君深沉多智略，為予計擒數巨魁；南北路稍平，倦遊歸里。自是軍中謀畫，獨予弟玉霖一人。今餘孽絕根，地方寧靜，玉霖亦鼓棹西歸。予寂寞無聊，偶檢出軍以來，諸凡筆墨、公檄、書稟、條陳、雜著，皆予與玉霖兩載精神心血所在，不忍棄置，擇其可存者百篇，付之剞劂。

玉霖少孤，力學食貧，自命不可一世。十歲通五經，三十窮諸史，理學經濟，韜鈴行陣，靡不研究精微。方成童時，即自廈泛舟觀海，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而歸。南至南澳、澄海、海門，往返波濤，熟悉沿海形勝。予久任浙東，相見日少，惟聞其鬢序冠軍，為學使、觀察、刺史、縣令延禮衡文，中丞儀封張公聘修先儒諸書，講明正學，以為恂恂儒者爾。及予遷南澳，便道家鄉，與論鎮澳事宜，洞若觀火，乃大奇之。予巡哨南洋，舟中起雷，甚不懌，玉霖為予解曰：「威震東方，聲聞四海之象，兄其建勳業于臺灣乎？」越月，聞臺警，始壯其言；亦未料其經濟韜鈴，果皆可用，運籌參贊若此也。

予胸中每有算畫，玉霖奮筆疾書，能達吾意。又深諳全臺地理情形，調遣指揮，並中要害，決勝擒賊，手到功成。當羽檄交馳，案牘山積，裁決如流，倚馬立辦。猶且篝火，連宵不寐，而籌民瘼。海外軍中，風沙腥穢，兄弟相對，竟日念念地方，不自知其苦也。予憂臺北空虛，玉霖議於半線以上，

設縣添兵，與陳君少林修志時所見脗合；而玉霖尤大聲疾呼，不啻舌敝穎禿，更欲於竹塹、羅漢門、瑯嶠增置兵防。蓋於地方利病，無所不用其心如此。昔范文正公作秀才以天下為己任，予弟玉霖，其庶幾乎！讀東征一集，可以觀弟之苦心，亦見予之勞瘁。未知果有小補於臺灣否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冬十月既望，漳浦藍廷珍荆璞氏題。

# 卷一

## 上滿制府論臺灣寇變書

臺灣僻處海外，狃於治安久矣。朱一貴突爾跳梁，戕害官兵，竊據郡縣，雖曰猖獗之極，其實不難平也。

無賴子弟，偶爾烏合，尚未知戰守紀律為何事，當即命將出師，星夜進討，如揀焚拯溺，勿容稍緩。彼不意官軍猝至，必將手足忙亂，倉皇散走，渠魁大慙，自可聚而殲旃。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道也。若俟奏報請旨而後發兵，動逾數月，賊胆必大，規模漸立，謀士漸出，羽翮漸成，則燎原之火，正須大費撲滅耳。

控制臺灣，惟廈門為最扼吭，形勝所在，便于指揮。執事在省隔遠，莫如疾驅南下，駐紮廈門，督師進剿，籌畫糧餉，諸凡機宜，呼應便捷。且內地莠民，不無乘虛鼓煽，或謀嘯聚，搖惑人心；若檠戟一臨，則群疑自息。執事曠世鴻才，必有奇謀上計，滅此朝食，非鄙人所能窺測。惟是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國家不吝爵祿，施及下材，未有毫毛小效，補報萬一，敢

以此疆彼界之殊，非在職守之內，袖手縮頸，晏坐而旁觀哉！願執事假某水陸萬軍、舳艫三四百艘，請乘長風破千里浪，為執事一鼓平之！

一聞警報，便已成竹在胸。破敵機緘，瞭如指掌。是以七日平臺，奇功若彼其捷也。筆下斬截高老，大有說定三秦氣象！